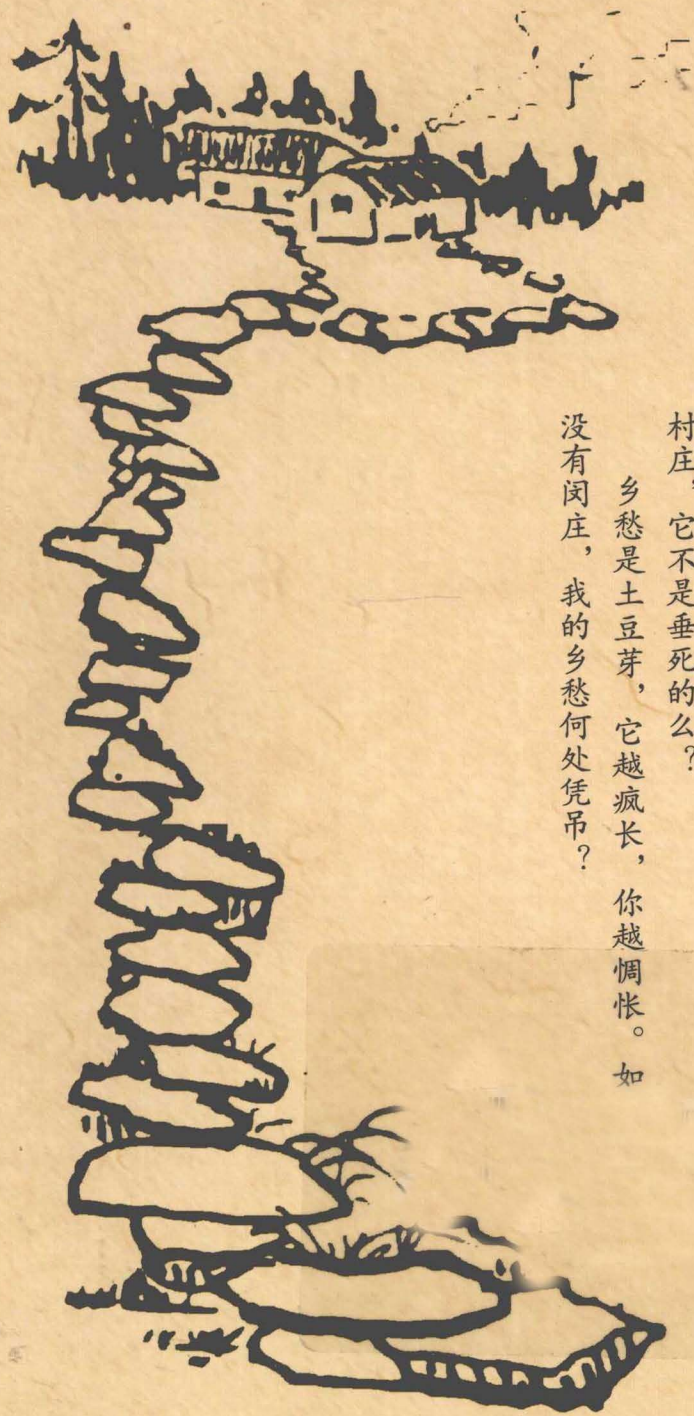


闵生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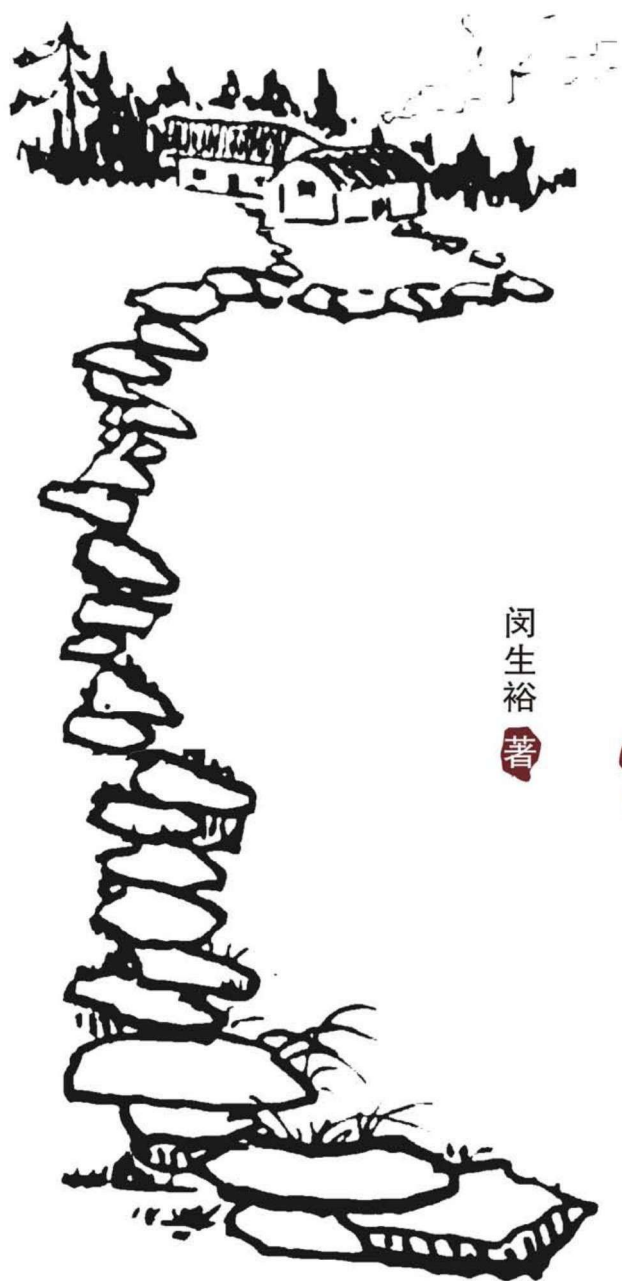
闵庄烟火

一个没有爱情没有童话，只有伧倬和絮叨
村庄，它不是垂死的么？

乡愁是土豆芽，它越疯长，你越惆怅。如
没有闵庄，我的乡愁何处凭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闲庄烟火

闵生裕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闵庄烟火 / 闵生裕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7-05082-7

I. ①闵… II. ①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1861 号

闵庄烟火

闵生裕 著

责任编辑 吕 棣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9204 印 数 2350 册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082-7/I·129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让闵庄荒芜(自序)

在整理《闵庄烟火》时，我重温自己不同时期的乡愁，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一句箴言：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于是，油然生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雅。

闵庄位于毛乌素沙漠边上长城脚下的宁蒙交界地。这里地广人稀，属半农半牧区。说是个村庄，但住户分散，基本上是每隔一两里才有并排的三五家，其情状大概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记忆中闵庄最惬意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早出晚归放牧，不是吹着笛子，就是唱着歌。我怀念那犁铧翻起的新土，我怀念那破土吐绿的新苗。每到丰年，闵庄人津津乐道于自家打了几十袋糜子，挖了多少麻包土豆，自家的羊群在一天天变大。八十年代中期，村上通了电，打了机井，种上了小麦，闵庄人老几辈子吃粗粮的历史结束了。那时，我真的感觉自己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后来，随着自然生态的恶化，尤其是草原的退化，春天里漫天的黄沙，刮得人绝望，夏日的干旱，煎得人无助。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已离闵庄越来越远……

闵庄是我出发的地方。我知道这没有诗意没有丰韵的土地是我的炼狱。于是，逃离成了我唯一执著的念头。我一路狂奔，完成了胜利逃亡。然而，生于村野，长于村野，久居闹市的我却禁不住对那生我养我的小村眷恋。离家二十年，虽然我始终努力保持着与闵庄的亲密接触。比如回家过年、收秋，参加闵庄的婚丧嫁娶。我知道，在仓皇逃亡中，我遗失了太多。混迹在城市里，我说着不很标准的普通话，但那耳熟能详的乡音在远我而去。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不

伦不类，离不开身居的城市却又本能地排斥，对农村有所依恋，却又有几多嫌恶。也许我太理想化了，那个属于我的世外桃源根本就不存在。

每每回到小村，发现它是那样凋敝，那样萎靡。曾经近三百人的闵庄现在只剩下四五十人了。因为没了年轻人，老人对家的经营似乎也有点漫不经心了。有的人举家外出打工，扔下的房子，门上挂着生锈的大锁，要么砌了窗子，牲畜圈棚无人看护成了断壁残垣。回乡时目睹的就是这一幕幕肃杀的景象。我常看到的是那些极其卖力而又力不从心的老者。每到黄昏，摇摇晃晃从田间归来的是老态的身影。干完活后，坐在家中老两口形影相吊，在喊罢腰酸腿痛外，有一句没一句的谈话内容，也大多是对外出打工的子女的牵挂。闵庄的留守老人们用他们迟缓的动作奏响了小村的挽歌。

那首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有“四妹妹爱上了三哥哥”，唱的是浪漫的乡村爱情。然而，闵庄岂止没有爱情，连童话也没有。平日里，你几乎听不到童声。儿子回到闵庄待不住，他说爷爷家伙食不错，就是没有小朋友和他玩。

我曾经认为闵庄是一个垂死的村庄。有一次回闵庄，感其衰败之象，戏作《天净沙·闵庄》：

孤村独树残阳，跛叟病姬瓜娃，衰草滩羊乏驴。炊烟升起，留守人在
闵庄。

试想一个没有爱情、没有童话，只有佝偻和絮叨的村庄，它不是垂死的吗？一个没有青春、没有朝气的村庄，它能兴旺么？前些年，我每回一次家乡，心头就多一份荒凉和沧桑。

闵庄这些年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恢复。留守老人在闵庄耕着靠天等雨的地，赶着昼伏夜出的羊。一个个过得还算滋润，他们内心的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在外闯荡的闵庄子弟多少都有了点气象，他们中有的人发了，有的虽然也很辛苦地奔忙，但无一不庆幸自己的胜利逃亡。总之，只要走出去的闵庄青壮年，没有一个愿意回来重建家园、勤劳致富的。北坑里那个小名向羔的兄弟从杀猪卖肉起家，后来做石油，现在阔了，当了大老板。他的宝马车灰尘滚滚地行驶在闵庄的土路时，

老少爷们无不感慨地说：“没想到狗日的向羔干得这么大发！”我的五哥当年是带着媳妇提着三十斤黄米逃出闵庄的。闵庄的叔辈都在骂他懒惰没出息。五哥走出闵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回头。他后来想，如果当时他回到闵庄，可不让这些叔老子笑话死。那时，他唯一的一条路可能就是拿上绳子去上吊。如今，闵庄人也许想不通，这个当年的懒汉所拥有的财富大概够他们这些留守人员十年辛苦。

饮水思源，闵姓子弟发迹了不忘祖不忘本，想来是好事。闵庄人偶尔搞一次祭祖活动，我便理所当然地做点写祭文、续家谱之类的活计。对闵庄的感情是复杂的，从厌倦、逃离，再到依恋。我不得不承认，我回眸闵庄的眼神不够温情。因为不可避免的真实，本书的许多文字大多只用白描，我真的不想用国画的颜料渲染闵庄，因为我的闵庄从来没有姹紫嫣红过。

闵庄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村庄——这是城市化的必然。闵庄注定要消逝，城市是埋葬闵庄的坟墓。闵庄的荒芜是切近的事。如果有一天，闵庄真的消逝了，我确信，我的乡愁会像闵庄草原上的草一样疯长。乡愁其实撒在家乡的一沙一梁，系于家乡的一草一木。乡愁是土豆芽，它越疯长，你越惆怅。如果没有闵庄，我的乡愁何处凭吊？

《闵庄烟火》是我的个人乡土文集，这里间或有我的成长史、心灵史。然而，对于闵庄来说，它是一篇提前写好的祭文，是村庄消逝后留下的一块化石。闵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庄渐渐消逝的缩影，这里没有移民，没有搬迁，完全是自然消逝。我甚至这样假设，若干年后闵庄消逝。一百年后，个别数典忘祖的闵姓子弟以驴友的身份徒步游兴武营城和明长城时。如果在这块曾经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走失，却不知这里曾是他们祖先的栖息之地，那将是闵庄人的莫大罪过。这便是我写《闵庄烟火》最卑微、最真实的想法。

关于闵庄消逝，我一度惆怅。后来，我有所释然。人间沧海桑田，多少浮华如烟，多少辉煌如梦，多少帝国灰尘飞烟灭，多少河流无声干涸……罢了罢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区区闵庄的湮灭，相当于一洼水干了，只有我这条死鱼干在惆怅。然而，我唯一慰藉的是：我思故我在。

是为序。

2011年11月20日于无聊斋

目 录

- 001 盐池羊图腾
- 006 寻找失去的草原
- 010 乡宴上的老拳
- 012 天堂里没有死猪
- 014 黄沙吹走我大哥
- 018 乡村“狂欢节”
- 雪夜麻黄山
- 桂花红
- 耍公婆
- 耍房
- 疯狂的碗子
- 022 寂寞大年
- 025 乡村死事
- 029 和你衣锦还乡
- 032 黄狗白羊红公鸡
- 035 “无疾”而终
- 038 八哥不是鸟,但他飞了
- 042 生命的盛宴

045	闵庄烟火
049	醉鬼,甩红了闵庄
052	闵庄小二
054	乡间物语
	愣种
	黑猫白猫
	公鸡的道德
058	放命
060	天上先成白玉楼
064	二奶奶是一张弓
067	二爹是根棍
071	穿牛仔褲的父亲
073	没奶的娘
077	苦豆子花开
081	有娘就有家
083	羊倌父亲
085	父亲的“开心农场”
090	照相
092	吾国吾爹
094	卜踪
096	父爱如“烟”
098	别走太远
100	缘于爱的伤害
103	胡子的故事
105	屠
107	银川大姑妈
109	冒烟的钞票
111	羊奶飘香故乡情

- 114 乡音
- 116 嗑麻子
- 118 都市牧羊
- 120 洗澡
- 122 一件小皮袄
- 124 钢笔
- 126 驴背上的童年
- 130 乡村旧事
- 感谢老鼠
- 我们是害虫
- 剥蛋
- 133 看花书,听评书
- 135 瞭
- 137 土炕情思
- 139 扣兔子
- 141 老师小辛
- 143 一切为了肚皮
- 149 岁月星灯
- 151 折翅的蜜蜂
- 153 从高一到高五
- 156 我的班长我的班
- 158 送尊师蔡熹返津
- 161 站着吃奶的人
- 165 孖姨
- 167 三皮
- 169 碧冢草青青
- 172 家祭
- 174 雾锁马踏井

176	改改的脚步
178	一只黑蝶翩翩飞
180	抢寡妇
182	干下了
185	阴阳人生
187	盐池酒鬼
189	前世,我是一个赌棍
192	我的骨头
194	我是一头驴
197	城市难民
199	人初
214	附录:盐池民歌《寡妇断根》之研究
	一、《寡妇断根》(民间传抄本)
	二、《寡妇断根》——一部原生态的乡俗现实批判主义力作
	三、天若有情天亦老——《寡妇断根》背后的血泪往事
232	跋

盐池羊图腾

—

羊乃祥瑞之物，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古人既视羊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肉食来源之一，同时又赋予其很多美好的象征意义。因为羊温顺可亲，是一种善良有义的动物，所以“美”“善”“義”等字才会都从“羊”字。《易卦》有“三羊开泰”之语，用以表达岁初人们美好的祝愿。人类的远古祖先一直以羊美好、祥瑞之寓意而将之作为美化的对象，赞其善良知礼、内柔外刚之秉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羊为造型，如各种羊尊。“鸦有反哺之义，羊思跪乳之恩。”慈爱与感恩在羊身上都有所体现。母羊生下小羊时，要舔吃掉小羊身上的胞衣，这样，大羊和小羊分开后，下次见到小羊它就能确认这是自己的孩子。日落西山羊进圈前，隔着羊圈门，大羊小羊在圈里圈外“咩咩”相叫，及待母子相见，大羊嗅着小羊，小羊欢快地绕着小尾巴，迫不及待地跪地吃奶。那是让人温暖的亲子之爱。

羊是带角的动物，羊角尤其以公羊角最美。那是雄性力与美的象征。角是许多民族原始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都是带角的，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战神蚩尤就是带角的神。非但如此，“公羊”还作为姓氏出现。如战国时齐国名儒公羊高，他是卜子夏的高徒，作《公羊传》，也叫《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

本地人把公羊叫骚胡。我们常说的领头羊多指骚胡，其形态俊朗健硕，昂首阔步，意气风发，是一种不甘落后、积极进取、力争上游的象征。一般羊群里种公羊量少，但因其种用价值高，它的存在很重要。俗话说：“骚胡好，好一坡；母羊好，

好一窝。”对种公羊必须精心饲养，要求常年保持中上等膘份，健壮的体质，充沛的精力，以保证和提高种羊的利用率。然而，这还不够，在交配季节还须在它们同类中通过角斗竞争之后获得群羊交配权。两个骚胡相隔数丈，蓄了劲，如劲弓发出的箭，相向弹射，两角相撞，轰然作响。这是一个回合。然后，倏地分开，各退数丈，蓄了力，再相向弹射撞击。就这样，一回合一回合地斗下去，战斗的场面异常壮观。骚胡间的较量极有风度，光明正大，是实力的较量，决不会暗算对方。谁的力弱了，就一甩脑袋，甘拜下风，全身而退，决不纠缠。胜者趾高气扬，独占群芳，败者垂头丧气，踽踽独行。这似乎是一种侠客风度。一只公羊在一两周时间能完成百十来只母羊的交配任务，而且弹无虚发，母羊鲜有不孕者。羊的繁殖能力很强，乡谚曰“母羊下母羊，三年五个羊”。近些年来，盐池人打响品牌，以畜牧强县，随着新的养殖技术的运用，滩羊的种群在不断扩大，滩羊正在给盐池人民带来无尽的福祉。

二

盐池是中国的甘草之乡，也是中国滩羊之乡。美丽的盐池大草原和肉质鲜美的盐池羊肉是上苍的惠赐。

盐池羊肉是羊肉中的极品。随着现代物流和资讯的发达，盐池滩羊走出盐池，走出宁夏，走向全国，誉满海内。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打造成属于本土的真正品牌，就像日本的神户牛，就像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若论营养，传说中国日本“神户牛肉”也未必能与盐池羊肉媲美。凡是来到宁夏的人，吃了盐池羊肉，都赞不绝口。盐池人对本地的羊肉更是钟爱有加，他们这样说：“我们盐池滩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苦碱水，屙的是六味地黄丸，尿的是太太口服液。”后面还有男人吃了如何如何，女人吃了如何如何。虽然有点夸张，但这话幽默、风趣，也并非虚无。古诗云：“白池青草古盐州。”盐池县因境内有众多产盐的池和湖而得名。昔日风调雨顺之时，盐池一带也是树绿草茵，泉水淙淙，牛羊成群。相传苏武牧羊时曾在这里驻足。如今哈巴湖自然保护区等地就有泉水从地下汩汩涌出。但由于生态的变化，现在有的地方的泉水已经干涸了。盐池滩羊喝的是有一定含量的碳酸盐和硫酸盐的水，吃的是甘草、麻黄、苦豆子草、盐蒿、落草、防风、薄荷等中

草药和其他植物，所以这里的羊只个个膘肥体壮，抗病力强，品种又不易退化。盐池县得天独厚的气候、饲草、水质等自然环境，造就了盐池滩羊独特的品质。甘草甜，盐蒿咸，苦豆子苦，莎草和苜蓿香，盐池滩羊在未宰杀下锅之前，羊自身香甜苦咸诸味就已经配好了。正如绝代佳人的天生丽质与万种风情是与生俱来的一样，盐池羊肉的美味是天生调制的，是自然的造化。盐池羊肉以其味鲜不腻、滑爽细嫩而闻名遐迩。其膻味轻，滋味美，脂肪含量少且均匀，热量低。常食盐池羊肉，提气补虚，生血益肾，强健体魄。医圣张仲景曾将当归生姜羊肉汤归为食疗方剂，载入《金匱要略》。唐代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更是将羊肉与人参相提并论，认为它是温补、强身、壮体的肉类上品。而盐池羊肉，当属极品。现代营养学也证实，羊肉不仅营养丰富，还含有微量雄性激素，的确有壮阳作用。

近年来，盐池滩羊不但在宁夏有名，而且还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以及阿拉伯各国风光过。盐池羊肉畅销京沪等地，还上国宴餐桌。人们一提起盐池羊肉便不由得啧啧称赞：盐池羊肉真香！盐池羊肉也成为宁夏清真美食的主打。

盐池羊肉好，自不用说，关于羊肉的吃法，盐池人最有发言权，心灵手巧的盐池人把羊肉做成各样的美食。传统的吃法如大块羊肉、清炖羊肉、风干羊肉、爆炒羊羔肉、烤全羊、烤羊排、炸羊排、蒸羊羔、焖羊肉、烩羊肉、羊肉小炒、羊肉臊子，还有手抓肉、手抓羊脖和涮羊肉。当然，以羊肉为主料的其他美食也很美气，参加盐池乡宴，你常常能吃到羊肉夹板、八宝菜这样可口的风味小吃，香味宜人，美不胜收。

三

生活在盐池这块土地上的人更能理解滩羊之于盐池人的深意。别人说起盐池滩羊也许只想到了肉味，而盐池人民知道，自己的衣食住行乃至生命，都与羊密不可分。

羊皮：在农业社会里，一切自给自足，羊皮成了盐池人必不可少的衣料。农村的男人大多都会熟羊皮，用一口大缸，用硝水把羊皮腌渍，待熟好后，皮毛洁白，请来皮匠铲掉皮上的油脂，把皮面刨光，然后缝制成各式各样的皮装。男人穿老羊皮袄，小孩穿小皮袄。皮袄的领子是用黑色或红色的卷卷毛的山羊胎皮做的。

山羊皮袄没有绵羊皮袄暖和,但用途却比它广。有个谜语说:“白天披,晚上盖,天阴雨湿毛朝外。”说的就是山羊皮袄。下雨天,农民把它反穿了可当雨衣,雨水不渗,顺着毛流走。穿皮坎肩,戴皮手套,穿皮袜子,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是平常的事。有人用羊皮做皮囊,毛面朝外,用它装肉。近些年来,盐池的滩羊裘皮加工水平大有提高,这里生产的二毛大皮衣、背心、披肩、床罩、褥子、围巾等深受消费者欢迎,产品成批销往国外市场。如此一来,那种作坊式生产的皮袄就太老土了,皮匠这一行当在民间基本上也可能就消失了。

羊毛。从前,盐池人对羊毛的直接使用就是洗涤后与棉花一起填被子、棉袄、棉裤。人们把羊毛纺成毛线,织毛衣毛裤,织毛袜子,还用羊毛合绳,做牲口的缰绳及捆绑之用。山羊毛粗,用它织毛口袋、裕褸,用来装粮食或其他东西。织毛口袋一般人家自己做不了,是要请匠人的,盐池人叫毛毛匠。至于做毛毯,让毛毛匠做是有些粗糙的,得有专门的厂家。盐池县有一家建厂七十年的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远销全国并出口国外。羊毛毡农村基本家家都有,绵羊毛的好点,叫绵毡,山羊毛的糙点,叫沙毡。农村人多睡土炕,没毡不行。这得请毡匠做,一般人没这门技术。有史料记载,擀毡技艺是由蒙古游牧部落传入,宋元时期,蒙、回、汉等多民族在西北地区杂居,当时蒙古人居住毡包,用毡作褥,一些居民就向蒙古人学习了擀毡技艺。擀毡用料主要以羊毛为主,所需的豆面和麻油要求纯正,而且要纯手工作业,弹毛、铺毛、喷水、喷油、撒豆面、铺毛、卷毡、捆毡帘、擀帘子、解帘子压边、洗毡、整形、晒毡,十三道工序缺一不可,每个细节只用简单的工具,手工操作完成。擀毡过程中唱着擀毡调,边唱边做,节奏协调,亦劳亦乐。盐池农民诗人王有曾做过毡匠。毡匠还根据不同的毡子做成毡靴、毡帽、毡包等。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擀毡,所以这门手艺面临失传。这项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里有一句俗话:“木匠走了想三天,毛毛匠走了骂三天。”因为木匠做活,同时会产生许多木屑刨花儿,大大方便了女人们生火做饭;而毛毛匠侍弄羊毛,弄得家里炕上地下到处是羊毛,又不好打扫,一粘一身,往往还会混于饭中,着实让人讨厌。

羊奶:山区的五月,一般家庭很少吃到鲜菜,除了头年秋天腌的咸菜,再就是山芋。于是,便以羊奶下饭。老区人真是巧,能把羊奶做成那么多的好吃的。羊奶子干饭是早年农村人常吃的,黄米饭做好后,捞出来在另一个锅里焗,在米汤里

兑几碗鲜奶，烧开了撒把盐就成了。等干饭盛出来后，把羊奶一泡，如果再就点咸菜、酸菜，在那个饥馑的年代，那滋味自不待言。奶皮和酥油渣是奶制品中的极品，将其列为山珍亦不为过。吃羊奶的日子里家家都做酸奶，酸奶可以拌米饭、饽饽、馍馍，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做过奶皮子的羊奶并没浪费，仍可以加入酸奶罐中发酵。

羊骨：农村人吃完后，羊骨头或者喂狗了，或者卖了，但是，也有能人用羊棒骨做成烟斗抽水烟，还可以做成羊铃，棒骨穿上铁丝便是铃的芯子。孩子们直接取材，用羊拐玩游戏。

羊粪：羊的全身都是宝，连羊粪也不例外。冬天，羊粪蛋在羊圈里积一层，基本上是羊的褥子，有保暖的功效。给地施肥，羊粪是上好的肥料。当然，羊粪还是农家不可或缺的燃料。你到农家，红通通的灶膛里烧的是羊粪，热烘烘的土炕里煨的是羊粪。连小孩子玩游戏“跑羊羊”用的也是羊粪蛋。

盐池滩羊养殖源远流长，据说历史上的西戎民族事牧于盐池滩地。盐池草原上的人们不仅“事牧”，而且“尚牧”，形成了滩羊养殖的良好传统，积累了宝贵的饲养经验。尤其是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政策之后，盐池人发挥地方优势，发展滩羊养殖。同时做足了滩羊的文章，写滩羊赋（《牴赋》），建滩羊馆，办滩羊节，把滩羊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盐池草原上生生不息的人们的生活主要靠的就是滩羊。感谢上苍，赐我滩羊，哺我百姓，利我家乡。时代的发展让盐池滩羊真正成为盐池人心中的图腾。

2011年4月

寻找失去的草原

我是草原人，我从盐池草原来。我见证了百草的荣枯，我目睹了草原的兴衰。早年我经历了牧歌式的放牧生活，后来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草原的荒凉和贫瘠。

小时候，我曾是盐池草原上一个快乐的牧羊少年。我从十岁起就能放二三百只的一大群羊，那时盐池草原虽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但草还是很丰茂的。草好羊就好放。饮羊我打不动水，就跟着村上个别大人的羊群，他们把自己的羊饮完后，我的羊也到了井上，这活就由他们代劳。那时的放牧对我来说是享受。待我稍大一点，便不爱干农活，只爱放羊，我背上书、收音机和笛子，早出晚归，放出的是满滩白云，奏起的是草原牧歌。如今想来还有几分诗意。后来，我家的羊由从前的



闵庄秋色

二百多只减到一百来只，但羊已经很难放了。我十八岁时竟赶不拢一群羊，实在不是我的业务荒废，而是草场急剧退化，没草吃时，饥饿的羊儿总是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放羊人疲于追赶，自然辛苦。

盐池草原上最有名的草当属甘草。甘草，味甜，这大概是它得名的原因。它是中药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有百草之王的美称。在药店抓药时，几乎每服药里都少不了它。我记得，那时家里的鸡狗要是误食毒药后，主人总是给它灌点甘草水，大概可以解毒，我家的醋罐里常起白花，放一根甘草榔头就不用担心了。

盐池农民除了农牧业收入之外，搞副业主要就是春秋时节挖点甘草。上小学、中学时，学校里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勤工俭学任务。每人给学校交钱若干。那时草场虽然有所退化，但甘草还相对好挖，比如说，放一周假，除了给学校交的勤工俭学费外，自己还能赚一小笔可观的钱。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家人，子女都长大了，而且十分能干，每年到挖甘草时，人家的儿子、女儿、儿媳大捆大捆地往家里背甘草。据说，挖一季度甘草的收入就能娶个儿媳妇了。他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让全村人艳羡不已。

大概是一九八五年春天，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沙尘暴。那天，我和村里的其他人一起去挖甘草，早上出门时天气晴好，邻家的小二哥还抹了头油。下午两点钟，我找了一个好草窝子，挖几锹就出个榔头。我心里那个美呀。然而不久，天北边黑云状的东西在翻滚，而且越涨越高，慢慢逼近，当它压到我们头顶时，我才知道，那不是乌云，而是黄沙。那时似乎还没有沙尘暴的概念。狂风来时天昏地暗，我们无法站立，睁不开眼，索性用衣服包着脑袋一头扎在自己挖开的草坑里，屁股朝天撅着，一动不动地等待狂风稍歇。那一瞬间，我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直到下午五点左右，狂风还不见停，能见度极差，我们根本找不到自己挖的甘草。一个个满头满脸是沙子，就连耳朵眼也被灌满了沙子，小二哥抹了头油的头发像毡子。一群人用锹头挡风护着脸摸索着回家。一路上被刮飞的鸡到处都是，我们也无暇去捡，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只要能找到家。因为能见度只有一两米，我们只能低头看地面，知道自己在路上走着，然后根据熟悉的路面或其他参照物，大致判断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每走到十字路口，停下来分析哪一条是回家的路。到家后，屋内的煤油灯只能照见不到一米的地方。